



一路走來，不改本色

——速寫走演美麗臺灣的金枝演社

◎口述 金枝演社王榮裕創辦人

◎撰寫 林雯琪（明道文藝社長）

在八里，曾經有一場無名火，一夕間讓雲門的基地化作灰燼。

後來雲門在淡水重新造起現在的園區，人們好像也慢慢淡忘當年那讓人心痛遺憾的事。因緣巧合，10月初從臺中北上進行一場專訪，對象是金枝演社，劇團所在正是八里。

導航按照地址把我帶向八里區一個不起眼的巷弄。隨著巷弄越來越小，道路的坡度越來越高，踩油門的腳也越來越猶豫。心想，這地方真“躲”著一個劇團嗎？再仔細一想，繼續往前走應該錯不了，劇團排練要不受干

擾，也不干擾別人，從Google map看來，這裡與人群的距離，正好。

果然，再過一個彎道，目標出現。車還沒停妥，兩三隻看起來挺自在的狗兒大陣仗迎賓。這裡就是金枝演社，5隻狗、3隻貓，還有一群為現代戲劇不離不棄的「家人」。泛黃的桌墊下壓著一張手寫的memo，1993年至今快30年了。劇團裡為數不多的團員是固定班底，編導行政演員都有，還有一大間存放戲服的專屬空間。後來才知道，在這裡演員就是自己戲服的管理員。

縫縫補補跟舞臺上的戲碼一樣，扮甚麼角色就做甚麼活兒，這是生活的樣貌。

金枝演社是非典型環境劇場，經常在社區廣場甚至廟口找個好位置，戲就開演。「我們哪裡都可以演，一臺卡車，用板凳椅子圍起來就是舞臺，很像古時候的賣藥團。」國家劇院，大樓、古蹟、文化中心……再偏遠再深山都演過，海邊也去。「我們甚至跟淡水藝術節合作，讓在地民眾參與戲劇，其中一兩百個演員都找當地社區民眾。這些人原本沒經驗，經過三個月的訓練，配合燈光、服裝，馬上就演開了。過程大家都很感動，這就是最好的藝術的教育。直接參與執行。」

這段話讓我頓時開竅，一個藝術的形成就在他們的生活中發生了，正如我眼前所見的劇團，基地本身就是環境劇場。

「2009年我們啟動【金枝走演·美麗臺灣】的計畫，至今已經走了270多場，包含臺灣東西南北，還有綠島、小琉球等離島鄉鎮。」團長笑稱這是一個「灑種子」的工作，好像播種。「這些都是免費的，在路邊、廟埕、公園等地搭臺，左鄰右舍相招免費來看戲，人多的時候大約2000多人一場。」團長說，教育是百年樹人，而文化則需要千年以上的工夫來磨。

問他免費的戲有人看但劇團的開銷誰來養，他開朗地笑著：「臺灣是個有情有義的社會，我們跟企業募資，其中有一位黃慧美女士，她不但願意支持，而且每一場都到。10多年來她一路支持也一路跟著我們一起去繞臺灣。」

金枝演社從一張寫滿計畫草案的稿紙到現在，點點滴滴累積每個人的付出，包含前前後後的演員、工作人員，還有觀眾、支持者。「政府也給一些補助啦，因為這樣，我們才能走出現在的光景，說難聽點，我們何德何能呀，我一個臺中來的窮小子，沒讀什麼書，太平國小畢業到向上國中讀一年半就來臺北……如果不是眾人的幫忙，憑甚麼拿【國家文藝獎】，這可是古代所謂的高中狀元耶！」團長客氣了，這回專訪，不斷的意想不到，光是王團長的出場，坦白說，硬是讓我有一點驚訝。第一眼就已經感受到他的隨性隨情，像是一個充滿故事的飄泊男子漢，走過屬於



王榮裕與媽媽謝月霞與在華山(1997) 陳少維攝

自己的路，到現在依然未改本色。

除了對於戲劇有自己的堅持，金枝演社背後的故事挺精彩。這就是為什麼剛坐下來一杯茶還沒來得及入口，團長就急著帶我看整個環境。本來有點納悶，走過樓上樓下不同的空間之後我明白了，這一幢遠離喧囂的鐵皮建築，原來就是雲門二團的排練場，前面不遠處在我來的時候其實已經經過的，就是被燒毀的雲門。雲門離開之後這個場地就由金枝演社接手，金枝演社也在這裡安頓出一個有夢想但也需要在現實裡拚搏的劇團。

「雲門一團燒掉，我們就租下這邊。這裡以前是羅曼菲專用的，雲門



二團就是羅曼菲所創立，編舞家布拉瑞揚也出自這裡，所以我們現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……」團長領著我邊走邊講，與其說導覽，我覺得他其實早已落入沉思，在這自己一手造就的王國裡。

金枝演社演的是現代劇，但是他的起源卻來自歌仔戲，也是臺灣現代劇團中唯一祭拜戲神田都元帥的。王團長的母親謝月霞曾經是紅透半邊天的歌仔戲臺柱，從小就看歌仔戲長大的他，後來學現代劇又加入優劇場，「金枝演社就是這樣混合而成的！」團長說來輕鬆，殊不知少年王團長對於這個演歌仔戲的母親曾經埋怨頗深。

在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之下，除了有一個黑道父親，「從小我們是沒有人管的孩子，爸爸坐牢，媽媽只能忙著演歌仔戲，努力賺錢養活我們。她因此必須跟著戲團東奔西走，沒有時間管我們。」這樣家庭長大的孩子，始終瞧不起做為歌仔戲演員的母親，背後恐怕有深藏於心的、不為人知的、自己也不想去解開的痛楚……「我人生大約分三個階段，20歲以前，當流氓。20-30歲，在電腦公司當系統軟體工程師。沒想到30歲之後的第三階段竟然走回到藝術。」

1993成立金枝演社，肯定受到母親的影響。「小時候，她因為工作沒

辦法在家，我其實很討厭她，一直很怨恨她。」沒進入劇團之前，團長觀念挺傳統，認為女人就該三從四德。

「歌仔戲常演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，我當時想，我爸爸當流氓，你不就應該好好顧家，等待這個男人浪子回頭！？」

臺上臺下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自小就感受不到親情，四十歲以前的王團長始終認為這個社會沒有愛。

「愛都是騙人的，都是小說家、做戲的用來騙錢、騙人眼淚的。」三十歲接觸劇場後觀念慢慢改變，四十歲生了小孩，一切都改變了。改變的因素，除了媽媽，還有社會。

「我是意識形態很強的人，1988年進入優劇場之後，打破很多觀念，也為我開啟了藝術的門。知道什麼是表演藝術之後，才發現我媽媽是國寶。她這麼會演戲，我以前竟然看不起她，看不起臺灣的藝術。」從國家劇院、故宮到肯定路邊民俗的藝術價值，這段路走得漫長又崎嶇。

「直到進入現代劇場，才發現歌仔戲的價值。結果，歌仔戲成為我最大的養分。」1993年成立金枝之後，開始慢慢做戲，起初總覺得格格不入，直到1996年的《臺灣女俠白小蘭》，真的就是用一臺卡車在路邊用椅子圍起來演。「整齣戲都用臺語演出，不



王榮裕與媽媽謝月霞與在華山(1997) 陳少維攝

收錢，展現古早時代演歌仔戲落地掃的形式，試圖找出歌仔戲原始的生命力。」團長說，「因為媽媽，我想去了解那種狀態。因為戲劇，我才知道我是誰。」

師父引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在優劇場三年四個月，像個學徒，但也讓他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標。因為不是學院派，所以沒有形式的限制，純粹回到真正的生活。真正的歷史，真正的地理。「我做現代戲劇，胡撇仔戲就是我的精神來源。」胡撇仔戲讓歌仔戲班可以很五花八門很創新，讓很多新科技進來，這是日本人帶進臺灣的現代西方文明。至於什麼是胡撇仔？說穿了，opera是也。在那個還沒有雙語國家政策的年代，胡撇仔顯然比opera討好。

臺灣人說：「作戲控，看戲慫！」做戲的被視為三教九流中的末流，箇中滋味恐怕只有像王團長這樣從小在

歌仔戲班長大的人才能領略。「臺灣人藝術的意識是林懷民老師那代的人帶動起來的，直到那時候臺灣人才知道原來藝術是這麼的簡單跟親近。」

生活就是劇場，廟口就是臺灣的文化中心。「我就是正港從廟口產生的藝術家。對我來說，舞臺上的每一個存在都是藝術品，演員、服裝、燈光，即使是一顆石頭，都是。」王團長用堅定的眼神為這次的專訪作結，他堅信，藝術是人類最後的一塊淨土，尤其是劇場。接下來，金枝演社將要擴展劇場的版圖。「未來我們將走進校園，跟高中大專院校、社團合作，甚至一起演出。慢慢進入學校後，舞台上就是藝術品，信手拈來無一不美，臺語、客語都一樣，不僅要講對，還要雅，口氣要講究。」

看著即將推出的《西來庵》大型海報，團長緩慢又慎重地說道：誰說吃飽閒閒才有藝術，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啦！

